

①

明初岭南诗派陶渊明接受初探

王 征

(南开大学 文学院, 天津 300071)

摘要: 岭南派文人在元代末期形成野性难驯的整体心态, 很难适应明初洪武时期的酷政。他们对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表现出较大的兴趣, 具体表现在: 诗人们隐逸心态的形成处处显出渊明痕迹; 诗歌创作较多地运用陶诗意象及渊明故事; 诗风也多显质朴平淡。

关键词: 明初; 岭南诗派; 隐逸心态; 陶渊明; 接受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

文章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513(2017)01-0049-05

明初岭南诗派是指以孙蕡为首活跃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诗派。明万历年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首次提及“岭南派”的概念, 他说“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(启)、越诗派昉刘伯温(基)、闽诗派昉林子羽(鸿)、岭南诗派昉于孙蕡(仲衍)、江右诗派昉于刘崧(子高)五家才力。成足雄踞一方, 先驱当代。”^①岭南诗派除了孙蕡外, 核心成员还有李德、黄哲、王佐与赵介, 此五人被称为“南园五先生”; 也被称为“粤五子”。

近年来, 有关明初岭南诗派的研究逐渐增多。如陈永正专著《岭南文学史》、《岭南诗歌研究》等, 李圣华《初明诗歌研究》专列《岭南派》一章, 以及陈永正、杨权、陈恩维等的系列论文。这些著述极大地推动了岭南诗派的研究, 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。明初岭南诗派成员大多具有较重的隐逸心态, 虽然各自的人生道路不一样, 但是他们在其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多以隐逸为尚。所以, 他们从生活方式到诗歌创作受陶渊明影响较为深刻。关于明初岭南诗派对陶渊明的接受这一论题, 前人较少论及, 本文拟结合明初岭南派诗人生平及诗歌创作, 对此论题作深入探讨。

一、明初岭南派诗人的隐逸心态与陶渊明

元代末年, 中原战乱不已, 岭南因五岭之隔而暂得安宁。岭南之安宁, 还有赖于广东分省参政何

真。何真于元末力保岭南, 洪武元年又顺利归降朱元璋, 使岭南地区没有遭受战火的侵扰。史载何真“在官颇着声望, 尤喜儒术, 读书缀文”^[1]。不独如此, 他对文士亦颇为礼遇, “士皆馆谷, 凡以一艺名者, 真不弃也”^[2], 曾聘请孙蕡、王佐等人为掌书记。此种安宁的环境, 使得孙蕡等人能够在广州南园结社吟诗, 狂歌纵酒, 吟曲作乐, 逍遥自在。但是, 入明之后, 在朱元璋的重典高压之下, 他们再也难寻此种自在状态。他们在明初的生活当极为不顺: 孙蕡虽登进士第, 然久居下僚, 于平原主簿和苏州经历任上两次坐累, 后谪戍辽东, 竟因为蓝玉题画, 坐蓝党死; 朱元璋以吏用儒, 李德不惯为吏, 乞归乡里; 黄哲明初任职山东, 极有政绩, 但终未逃脱明初峻法; 王佐结局较好, 洪武六年出仕为官, 仅两年后即乞归乡里, 赐钞五十千, 得以善终, 当是南园五子中结局最好者; 最可惜的是赵介, 一介隐士, 竟也未能幸免于难。

南园五先生明初仕宦生涯如此凄惨, 与明初洪武政权的严苛有关。他们在元末养成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, 很难适应明初苛政与峻法, 他们难以调和内心深处的隐逸情怀与现实政治的暴虐无常。因此, 在现实政治生活面前, 他们选择的不是勇往直前, 而是归隐田园。在五先生的心中, 南园好似他们的“桃花源”, 是他们的精神避风港, 只有在那里, 他们才能无拘无束地饮酒赋诗, 享受人生的安乐。《广州府志》卷十释“南园”云“在城南二

① 收稿日期: 2016-09-20

基金项目: 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”(批准号: 12BZW014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 王征(1975—), 男, 山东滕州人, 博士研究生, 讲师,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。

里,中有抗风轩,明初孙蕡、黄哲、王佐、李德、赵介辈结诗社与此。”孙蕡与王佐的《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》,孙蕡的《南园》、《南园怀李仲修》、《寄王给事佐》、《过东阿怀雪篷》、《寄王彦举》,黄哲的《喜故人孙仲衍归》,李德的《济南寄孙仲衍》、《寄孙典籍仲衍》、《忆南园》等诗都曾对南园幽静之美景、饮酒赋诗之欢会进行过多次描写。从这些诗歌中,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他们对官场政治的疏离与对隐居生活的向往。

孙蕡于洪武十一年作《祭灶文》。此年,他由平原主簿任上被谪归乡。该文述说他“远祖颜孟,近师程朱”的儒生底色与“致君尧舜,还俗雍熙”的旷绝之志,然即便如此,还是“一入词林,旋罹斥逐”,以致于落到“论输左校,亲忝板筑”的境况,作者“心摧意沮,魄畔神促”,作有《和归去来辞》^③,以效陶渊明之归隐。孙蕡此次遭贬回乡,以为是全身归隐,能够重回南园唱和之状态,一口气创作有《幽居杂咏》74首,中有“渊明千载我知音”语,可知陶潜为其精神寄托之一。

李德于洪武三年以明《尚书》荐至京师。朱元璋以吏用儒,遂授洛阳长史,继迁济南、西安二郡幕,非李德所好,既而乞归,遂授湖广汉阳与粤西义宁教谕。后拒绝升职,归乡后卒于家。李德对陶渊明的人品及生活方式极为欣赏,其《题陶渊明像》^④一诗就表达了李德对渊明的仰慕:

渊明节概士,远慕羲皇风。荣名奚足道,甘分固其穷。得酒即为欢,箪瓢常屡空。朝出山泽游,暮归衡宇中。豪华非所贵,但愿岁时丰。秋菊或盈园,栖栖谁与同。浊醪共斟酌,日入会田翁。此士不再得,吾生焉所从。

李德认为渊明为守节之士,远慕羲皇,固守贫贱而不慕荣名,对渊明以酒为欢、箪瓢屡空以及朝出暮归、秋菊盈园的隐逸生活作了细致的描绘。“此士不再得,吾生焉所从”二句表达了作者对渊明的极度仰慕之情,从中可见李德隐逸心态之浓重。

关于王佐急切的隐逸心态,可以从《明史》本传载其入朝即乞归一事看出:

洪武六年被荐,征为给事中。太祖赐宋濂黄马,复为歌,命侍臣属和,佐立成。性不乐枢要,将告归。时告者多获重谴,或尼之曰:‘君少忍,独不虞性命邪?’佐乃迟徊二年,卒乞骸归。^{[1]7332}

王佐入朝不久即欲乞归,有人劝之,才迟徊二

年。由此可见,王佐为官两年也是迫不得已。但不管怎么说,他是南园五先生中特幸运者。因朱元璋重典驭臣下,“时告者多获重谴”,王佐乞归竟获赐钞放还,为当时士林所钦羨。王佐归乡,作《发龙湾别王惟吉、张廷彦》^⑤一诗,云:

日日摘毫纪玉音,敢期清梦到山林?贾生对策曾前席,疏传归来更赐金。日月行瞻丹阙迥,烟霞归去草堂深。相看已是康衢叟,击壤无忘报国心。

该诗可以看做王佐对两年仕宦生涯的总结。诗中虽说“敢期清梦到山林?”实际上诗人一直期待回到山林。结尾抒写自己对朝廷的感激之情,“击壤无忘报国心”更是表达了即便归隐乡里也会一直思怀报国,勿望圣恩。笔者认为这只是诗人表面的话,与诗人真实的心态截然不同。实际上,他喜欢隐居生活,喜欢陶渊明羲皇式的天然和乐。《龙山》一诗云:

韶江西望是龙山,猿鹤曾闻响佩环。草色映檐苍翠合,茶烟绕树白云闲。陶潜笑傲羲皇上,谢朓文章伯仲間。松下石泉清似玉,何由一掬洗尘颜。^{[2]236}

王佐隐逸心态甚重,时人也视之为隐士。“吴中四杰”之一的徐贲曾与王佐交好,作有《题王彦举听雨轩》:“高竹覆南荣,寒蕉满前渚。萧闲此中意,适对清秋雨。踈当帘外飘,密向窗前聚。声闻俱两忘,悠然坐无语。”^⑥南园五先生之一的黄哲也有《王彦举听雨轩》一诗“辋川给事才且奇,自我相亲童冠时。高谈甚爱风雨夕,世上闲愁都不知……”^⑦这两首诗都是针对王佐的听雨轩而发,对王佐所隐居之听雨轩的幽静风景及听雨活动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,皆视王佐为隐士。

南园五先生中唯一没有出仕的就是赵介。父母连丧,他无复仕进意。植二松于所居轩,扁曰“临清”。其意取自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“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”二句,大概以渊明隐居不仕而自拟。孙蕡《临清轩题壁》一诗有云“思君几日不相见,特向城南问隐居。巢鹤不惊流水静,一炉香炷数编书。”^{[2]188}写出了赵介的隐士风范。嘉靖间,南园后五子之一的欧大任曾作《五怀诗》,抒发对南园五先生的仰慕之情,其五言及赵介,诗曰“伯贞遁世士,深栖向西樵。潜虬岂不媚,永谢弓旌招。清溪抚疏松,心远趣自超。柴桑临流洁,句曲听风遥。邈哉二陶后,勤铭寄山椒。”^{[2]824}欧氏眼中的赵介也俨然一介隐士。

明初岭南诗派除南园五先生外, 还有孙蕡门生黎贞可为代表。黎贞行事与乃师不同, 有些接近赵介。洪武八年(1375)以明经荐至京师, 他托疾而独不往, 赋诗出郭而归。《出郭二律》其一云: “疏病岂堪供笔札, 蓬莱宫阙入云高。”其二云: “睿霄袞衮诸公在, 容我狂吟天一涯。”^{[2]321} 该诗前有小序: “洪武乙卯, 天下士由荐辟至者数百人, 例赴部考。予病不赴。使者促之曰: ‘若以老成明经荐, 得非耻与后进校末艺耶?’ 予笑而不答, 出郭赋此呈馆阁诸公。”可见黎贞从一开始就不愿进入宦途, 其隐士心态显见。后举邑训导, 不就, 退筑钓台, 以诗酒自乐, 亦效渊明陶然太古, 故自号陶陶生。《龙溪清隐图》(为赵小庵题)言“彭泽洁身者, 清风百代师”^{[2]270}, 盖言以渊明为榜样。

要之, 明初岭南诗派诗人无论是终生隐居者还是出仕为官者, 隐逸心态都较重。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诗歌创作来看, 他们隐逸心态的形成除了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外, 受陶渊明的影响也较大。

二、明初岭南派诗人的宗陶诗歌

明初岭南派诗人隐逸心态的形成受陶渊明影响较大, 其诗歌创作也深受陶诗的影响。在他们的诗歌中, 随处可见陶诗意象与渊明故事, 诗风也颇具陶诗风致。

孙蕡诗学陶较为明显。清人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七录其《和陶集》, 惜今不存。前文所提及孙蕡的《和归去来辞》, 兹录如下:

归去来兮, 离家十年今始归。返故园之初服, 抱去国之余悲。慕古人之远引, 高风邈其难追。嗟弱龄之味道, 及暮齿而知非。回独轸于修途, 振江海之轻衣。望松楸其匪远, 睇桑梓之依微。爰憩我马, 自兹惊奔, 复扫花径, 重开华门, 朋旧载过, 宗族具存。既列琴瑟, 亦罗匏樽。俯清泉以濯足, 荫嘉树而怡颜。喜尘缘之静尽, 觉灵府之闲安。挹凉风以抗牖, 延素月而开关。极林野之清娱, 纵卉木之奇观。岁将阑而独往, 日既夕而忘还。感风霜之交集, 立桧栢之桓桓。归去来兮, 罢吴楚之宦游, 抚四方者倦矣。获素愿兮奚求, 穷岁时以静赏。摅夙昔之烦忧, 侣渔樵于山泽, 服稼穡于田畴。心淡止水, 身如虚舟。慰佳辰以雅集, 散遐瞩于高丘。慨吾年之日迈, 阅逸景之星流。守穷阎以待尽, 依先陇之余休。已矣

乎! 人生会遇良有时, 丹崖绿壑不少留, 世路如此将安之? 心与造物游, 全归以为期。问桑麻于井里, 课僮仆之耘耔。饮柴桑之薄酒, 咏秋菊之新诗。信流行与坎止, 达生委运其何疑!

郭棐《粤大记》^⑧曾说孙蕡“(洪武)十一年, 罢归田里, 遨游云林中, 益肆力于问学, 所见益深, 有轻生死、齐物我之意。尝和陶潜《归去来辞》以写其情。”与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相比, 《和归去来辞》无论思想、行文以及语言都极为相似。作者明言“饮柴桑之薄酒, 咏秋菊之新诗”, 向渊明隐逸生活看齐, 表达了对闲适生活和恬淡心境的追求。其《幽居杂咏》74首, 整组诗野吟天成, 似渊明《饮酒》等组诗风致, 兹录其中几首如下:

野老烹鸡会四邻, 瓦盆盛酒乱无巡。
风林自奏阳春曲, 一日莺声到夕曛。
隐去无心恋岁华, 惟同野老问桑麻。
门前莫种青青柳, 怕有人呼县令家。

厌看桃李媚春阳, 最是秋来乐意长。
千点黄花数行柳, 幽居人道似柴桑。

卯酒初醒午梦余, 南风入户北窗虚。
闲身已在羲皇上, 到此令人悔读书。

渊明千载我知音, 纵有冰弦不鼓琴。
闻说高于寻绮角, 寂寥谁识古人心。

黄菊花开贫不厌, 茅柴酒熟醉相呼。
平生最爱陶彭泽, 风味全然似老夫。

渊明以五古发抒情怀, 孙蕡代之以七绝, 然避世归隐之情一也。作者直言“平生最爱陶彭泽”, 不独爱彭泽隐逸之生活, 诗风也颇为相近。该组诗风格清丽自然、含蓄深沉, 颇受后人高评, 清人王夫之曾评仲衍七绝为“小诗正宗”“王江宁而后, 一人而已”^[3]。

孙蕡诗歌中大量运用渊明故事及陶诗意象。如“谁云清致不兼得, 更对浊酒开东篱”(《题杨肇初墨菊图》)、“罗浮清赏如堪载, 同赋陶潜归去篇”(《题黄万户德清罗浮图》)等诗句中的“东篱”意象都取自陶诗名篇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兹录其《题陈隐君菊庄卷后》一诗如下:

隐君种豆南山陲, 清晨荷锄薄暮归。
余闲更学树丛菊, 茅屋前头花作围。
此花不比桃与李, 万木凋零方吐蕊。

耀日黄金浅浅红，凌霜白玉深深紫。
孤芳似与九九期，落萼不落长满枝。
嫣然羞作儿女艳，高洁独抱幽人姿。
此时隐君徐步履，晨光熹微风猎猎。
晚圃寒花语断蛩，东篱冷露留残蝶。
洛阳金谷盛繁华，江渚芙蓉照馆娃。
歌台舞榭岂不好，淡烟芳草令人嗟。
岁华将暮衡门里，寄傲羲皇时隐几。
见月开笼放白鸥，穿林采药寻黄绮。
平生嗜酒仍嗜书，诗比渊明差未如。
还开三径望俦侣，亦有五柳临庭除。
素琴抚弦惟袖手，葛巾且漉柴桑酒。
莫劳更赋归去来，惹得声名满人口。

该诗隐括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(其三)及《归去来兮辞》诗意，运用东篱、羲皇、五柳等陶诗中常用的意象以及素琴抚弦、葛巾漉酒等渊明故事，表现出作者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喜爱。“平生嗜酒仍嗜书，诗比渊明差未如”二句是在评陈隐君，似乎也是对自己平生的写照。

岭南诗派相较于同时其他诗派来说，其诗不专学于唐，于魏晋诗多有所好。李德五古也颇具陶诗风致。其诗融情于景，质朴自然，颇有韵外之旨。不过，李德诗初学李白、李贺，曾受到孙蕡的批评“德为诗多效长吉、太白。孙蕡笑之曰‘子真浑元皇帝孙也。’得乃力追古作。”^[2]孙蕡认为李德诗歌专学二李，诗法范围过窄，不足以独树一帜。李德听从孙蕡的建议，力追古作。由李德后期诗歌创作来看，其所追古作中，陶诗当为其诗法重点，以致于清人朱彝尊说李德“其诗实与长吉相远”^[4]⁷⁷。清人何藻翔曾论李德诗曰“短篇炼气归神，静穆而淡远。”^[5]“静穆淡远”一词多用来评价陶诗，何氏用之评价李德诗歌，确乎看出李诗宗陶倾向。如其《闲居》^[4]一诗：

北窗林影寂，南湖水气凉。园荷始泛绿，
丛兰渐吐芳。抚节迹犹滞，神闲机已忘。无论
喧与寂，緇心即羲皇。

该诗首先写景，林影的静寂与湖水的沁凉渲染出一派宁静清新的氛围，园荷泛绿，丛兰吐芳，将初夏的勃勃生机表现得无比自然。后四句转入抒情，作者认为，只要做到神闲忘机，那么无论在喧闹还是寂静中，都能体悟到羲皇式的悠然自得。整首诗自然无碍，音节流美，颇有渊明五古之风。

赵介今存诗太少，能够表现其隐逸情怀的有《听雨》一诗：

池草不成梦，春眠听雨声。吴蚕朝食叶，
汉马夕归营。花径红应满，溪桥绿渐平。南园
多酒伴，有约候新晴。^[2]²³⁹

该诗写与南园诗人之间的往来酬唱，表达出作者隐逸生活中的闲情逸致，极具陶渊明隐居情趣。全诗描写细腻，想象丰富，“吴蚕朝食叶，汉马夕归营”二句以具体可感之声音写雨声，贴切自然。《寓山家留壁》亦表达了作者通达的人生态度与隐逸的情怀：

去来了无碍，所憩即安居。青山出屋上，
修竹当坐隅。好鸟时一鸣，景寂心亦虚。泛泛
巫峡舟，迢迢太行车。人心自高下，于我良
晏如。^[2]²³⁹

从赵介以渊明诗句命其轩名来看，他对陶诗应极为喜欢，其学陶诗歌也应有许多。可惜赵介今存诗太少，《广州四先生诗》卷四《临清诗选》录其五古3首、七古2首、七绝1首，凡6首。明陈暹《南园前五先生诗》所录与《广州四先生诗》同。《全粤诗》增辑《听雨》、《彩虹桥》、《朝汉台》3首。从这些诗歌中难以窥探赵介学陶痕迹。

对陶诗的宗尚与学习，黎贞表现尤为突出。其《渊明归庄图》多用陶诗意象，颇具陶诗风致。诗云：

富贵不苟得，贫贱亦自荣。俯仰群化中，
澹泊乃其情。生理随分足，去就一毛轻。结庐
虎溪侧，南山当前楹。采采东篱菊，灿灿黄金
英。折之既盈把，有酒一时倾。陶然太古意，
妙契夷齐清。焉知尘世上，奔竞日营营。^[2]²⁷⁴

《舜井歌》又云“彭泽因陶令，清风播千古。”^[2]²⁷⁴其《养拙轩》是为伍谿广所作，亦以渊明所言羲皇评价伍氏：

鸿蒙世已远，浇俗丧天真。东家喜奔竞，
西邻悦华芬。斗坡有良子，宛如羲皇人。鞭心
入太朴，怀宝韬其文。举世尚智巧，子以拙自
珍。举世重才佞，子以讷自存。纵横舌如剑，
毕竟陨厥身。谨厚本强者，千载称名臣。夫君
抱德隐，俯仰和光尘。一庵仅容膝，盎然天地
春。至宝贵不琢，至乐贵不闻。忘形尔汝交，
陶陶如饮醇。卜邻永乐居，共作葛
天民。^[2]²⁶⁹⁻²⁷⁰

诗中所述伍谿广以拙自珍、以讷自存，是对伍氏的赞扬，也是自身的写照。整首诗陶写性情，平淡质朴，饶有风致。

三、结 语

陈永正先生《岭南诗派略论》一文曾指出岭南诗派的五大特色: 标举唐音、诗风雄直、地方色彩鲜明、富于改革精神与善于向民歌学习。^[6] 如果从岭南诗派的整体诗风来看, 陈先生所论极是。但是, 具体到明初的南园五先生, 就不是那么准确了。以南园五先生为主的明初岭南诗派, 从他们现存的诗歌来看, 诗风并非雄直一个方面, 也还有清丽平淡的表现。他们的诗学也并非只是标举唐音, 也还有宗尚汉魏六朝、尤好陶风的一面。

温汝能《粤东诗海·凡例》: “西庵自汉魏六朝、初、盛、中唐, 无所不学而炉锤独运, 自铸伟辞, 固卓然名家。”^[7] 孙蕡为明初岭南诗派领袖人物, 其诗学崇尚对其他成员及后学影响较大, 前文论及他对李德的批评可见一斑。黄佐曾指出 “仲衍诗, 初若不经意, 而气象雄浑, 兴喻深致, 赅赅乎魏晋之风。”^[8] 欧大任也指出孙蕡诗有 “荡荡魏晋风”^[8]。四库馆臣称 “蕡当元季绮靡之余, 其诗独卓然有古格。虽神骨隽异不及高启, 而要非林鸿诸人所及。”^[9] 指出孙蕡诗古格卓然。朱彝尊也注意到孙蕡五古诗歌 “远师汉魏”^{[4]70} 的特点。明清诸家皆看出了孙蕡诗歌具有魏晋之风与高古风骨。这种魏晋之风的形成当与好陶、学陶有较大关系。在孙蕡的影响下, 明初岭南派诗人大多喜爱陶渊明, 他们不但从生活方式上学习陶渊明, 而且大多能从陶诗中汲取营养, 诗风中展现出平淡自然的一面。

对明初岭南派陶渊明接受这一论题进行深入的探究, 可以使更加全面地了解明初岭南诗派文人的心态、诗歌创作以及他们的诗歌风尚, 也是对明代陶渊明接受研究的一次推进。

注释:

① 杨权等《诗派标准与“岭南诗派”》一文则认为 “从现在所能够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, ‘岭南诗派’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明代天顺朝东莞籍进士祁顺的《宝安诗录序》。” (《学术研究》2012年第3期, 第121页) 祁顺

所提 “岭南诗派” 的概念与胡应麟所提不是同一指向。祁顺说 “吾宝安诗人为岭南称首, 盖岭南诗派也……百十年来, 声诗洋溢, 复有结风台、南园二社以大肆其鸣者, 于是岭南之派益大且远, 噫, 盛哉!” (祁顺《巽川集》卷11, 清康熙二年在兹堂刻本) 他所指的 “岭南诗派” 是以宝安诗人为首, 并不包括东莞风台和广州南园二诗社。本文所论岭南诗派还是以胡应麟所说为准。

- ② 参见黄佐《广州人物传》,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。
③ 参见孙蕡《西庵集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④ 参见《广州四先生诗》卷二《易菴诗选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⑤ 参见《广州四先生诗》卷三《听雨诗选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⑥ 参见徐贲《北郭集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⑦ 参见《广州四先生诗》卷一《雪篷诗选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⑧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,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张廷玉, 等. 明史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: 3835.
[2]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. 全粤诗: 第三册 [M]. 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 2008.
[3] 王夫之. 明诗评选 [M].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2008: 456.
[4] 朱彝尊. 静志居诗话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0.
[5] 陈永正. 岭南历代诗选 [M].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85: 147.
[6] 陈永正. 岭南诗派论略 [J]. 岭南文史, 1999 (3): 13-15.
[7] 温汝能. 粤东诗海 [M]. 吕永光, 等, 整理. 中山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1999: 序.
[8]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. 全粤诗: 第九册 [M]. 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 2008: 823.
[9] 纪昀, 等.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7: 2275.

[责任编辑 文俊]